

# 天下至艳

梁基永 著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  
花城出版社

# 天下至艳

梁基永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  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天下至艳 / 梁基永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 
2014. 6

(书蠹丛书)

ISBN 978-7-5360-7077-6

I. ①天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04601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文 珍
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
装帧设计: 礼孩书衣坊

---

书 名 天下至艳

TIANXIA ZHIYAN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
(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)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32 开

印 张 6.5 2 插页

字 数 95,000 字
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9.8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## 纸上花田（代序）

十年来，案头翻得最多的一部书，是翁山屈大均的《广东新语》。原来有两部，都是康熙刻本。后来一部完整的送给图书馆了，留了一部自己修补过的，喜欢修补本的沧桑感觉。清初刻字大方爽朗，比排字本看得舒服。大凡不需要注解能看懂的书，我都喜欢线装本，即便翻印也是好的。骸骨迷恋如此，真是无药可救。

翁山写《广东新语》，是在遭遇天翻地覆的明清国变之后。他的家族世代生长在广东，对这片南方土地有种难以名状的热情。然而他笔下的作品，或多或少，多流露一种无名的哀痛。写诗如此，写文如此，写他所熟悉的故乡风物也是如此。

广东最有特色的香花素馨，屈大均这样告诉读者：

广州有花渡头，在五羊门南岸。花贩每日分载素馨至城，从此上舟，故名花渡头。花谓素馨也。花田亦止以素馨名也。盛平时，花多而价贱，十钱可得素馨升许。家有十余口，簪戴皆足。今也人尽髡珥，花无所著，亦渐以稀少矣。诸花户皆贫芜，其花田亦弗种。即种亦不蕃滋，盖时为之也。

素馨香气浓郁，从五代以来就在广东土地上繁衍氤氲。屈大均先展示了一轴他童年时所见的盛平景象，广州渡头上每日清晨的花市，家家户户满带清芬的祥和，忽然又笔锋一转，“今也人尽髡珥”，连受诸父母的头发都要剃去，强虏来兮，柔弱的香花是鬓边那一丝萦挂处都无可立足，何况花田和渡头。

屈大均将花的盛衰，总结为“时为之也”。他只看到了花的衰败，没有看到花会随着世变而重生。屈大均身后，清代迎来了雍正乾隆，广州城又回复了盛平的日子，被屈氏誉为“天下至艳”的素馨依然穿作灯笼，点缀南方古城

的夏夜。

花会因时而盛，却不会永恒轮回。清代覆亡，素馨也随之而远，今天酷爱花的广州人几乎都没有见过素馨。除了文字，只有纸绢上能留住素馨和其他消失仙葩的妆容。岭南除了盛产奇花异果，明珠伽楠，还出现过众多风雅名士，濡毫挥洒，记录下这片土地的点点滴滴。

这小册所收的，是数年来所写广东风物、名士、古迹的一束文字。我既无翁山之才，更无翁山之恨，连“国变”都没经历过。书中所写，美人名士，奇花古刹，也泰半只是纸上烟云，未得亲炙，岂不可笑复可叹哉。

一堆的“广东旧语”，是聊纪逝去岁月。前尘既逝，故去的风光霁月，只凭文字和图画留住一缕痕迹。修补过的故纸，还可以从方整的刻字里遐想芳踪，纸上记录的岭南岁月，却是不会再回来了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纸上花田（代序） ..... | 1  |
| 蓝关雪 .....      | 1  |
| 玲珑淡妆 .....     | 5  |
| 天下至艳 .....     | 9  |
| 是石还是仙 .....    | 13 |
| 南溪仙卉 .....     | 17 |
| 小南强 .....      | 21 |
| 难画的紫荆 .....    | 25 |
| 天涯红桑 .....     | 29 |
| 花中醍醐 .....     | 33 |
| 冒松与董糖 .....    | 37 |
| 歌罢桃花扇底风 .....  | 44 |
| 灵木奇缘 .....     | 48 |
| 南派鼻祖 .....     | 54 |
| 补不回去的石头 .....  | 58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子庸画蟹 .....        | 65  |
| 红豆词客何文涵 .....     | 69  |
| 藤花主人 .....        | 73  |
| 绍兴名士在顺德 .....     | 77  |
| 探花的药方 .....       | 83  |
| 谈几种吴荷屋遗迹 .....    | 87  |
| 片羽吉光纪侍郎 .....     | 94  |
| 九江剩墨 .....        | 102 |
| 最后的榜眼 .....       | 108 |
| 亚梭的契约 .....       | 112 |
| 博士王孙 .....        | 116 |
| 《春心图》与温肃二三事 ..... | 120 |
| 璇闺倚声 .....        | 131 |
| 高楼风雨展斯文 .....     | 140 |
| 天蟹楼主 .....        | 149 |
| 旧馆斜阳 .....        | 162 |
| 岭南刻竹三家 .....      | 171 |
| 马老二 .....         | 175 |
| 对庐杂忆 .....        | 182 |
| 我名君字偶相同 .....     | 189 |

## 蓝关雪

读中学上生物课的时候，老师特别讲过，自然界里面蓝色花果植物特别少，所以蓝色花和蓝色果，大抵都有毒。这个概念由于比较奇特，居然在脑子里顽固地记住了。以致后来见到来自外洋的蓝莓，都踌躇许久是否能放进嘴里而不致口吐蓝沫晕死过去。

二十几年前，蓝色花果植物见得比现在少很多，像蓝莓、桔梗这些稀罕物，当年都没见过，雨后的草地上，却时时见得有一种蓝色小花的草本，叶子形状修长，略带卷曲，沾了雨水后更加一碧到底，像翡翠。梗是竹节形的，有点小绒毛。花开在雨后，蓝的花瓣略似僧帽，色泽像国画中的二青。这种草广东人叫鸭脚草，学名是“鸭跖

草”，草叶带花苞的那头形状大概有点像鸭掌。因为“跖”字难读又难认，广东人索性就叫鸭脚。这种草性苦，大寒而无毒，功能清热解毒，利水消肿，以之入药的时间很早，《本草图经》中叫碧竹草，是形容它的外形有点像竹叶吧。广东人则有另外一个中药名叫“碧檐蛇”，檐蛇就是壁虎，因为鸭跖草易长，老房屋顶上往往拖得一串串长长的倒垂下来，为黑灰色调的老屋添上一些绿意，名曰檐蛇颇为形象。

碧檐蛇在全国都有分布，南方尤为普遍，广东人将它入画的，我所见亦以居廉为最早。多年前买到他画的一叶绢本团扇，右侧是一支斜斜伸出的鸭跖草，叶子碧绿衬着浅绿，花开了两枝，略似僧帽造型的蓝色。居廉没有用上深蓝的头青二青，而是用了淡色两级的四青，这是因为鸭跖草本来就有深浅两色，且深蓝的品种，倒容易将画上面色彩鲜艳的粉蝶比下去，这亦可见画家配色上是何等用心。

居廉的画作，当年是以草虫论价的，就是每加一头昆虫，润笔就要相应增加。这幅团扇上居然画了三只色彩不同的蛱蝶，且两只起舞在草上的还是重彩，可见求画人颇不吝金钱。他画蝴蝶，除了色彩高妙，蝶须和腿脚的纯

墨用笔也很传神，对后来的二高与赵少昂等岭南画家影响深远。

居廉选择鸭跖草的题材，也许是他喜欢在广东常见的花草中写生，不过鸭跖草与岭南情结很有些来头。北方画家称呼这种蓝色小花，叫作“蓝关雪”，名字很雅，我藏的晚清北京所印套色花笺上，就有这种草的图画，上面题的是“雪拥蓝关马不前”。蓝关在今日西安附近，当年是出长安古道的重要关口。《蓝关雪》却是广东潮剧的一出名戏，其本事说，韩愈因为给皇帝上了《谏迎佛骨表》，被贬到岭东的潮州。路过蓝关时，韩带着张千、李万两个仆人，雪夜无处投宿，他的侄子，八仙中的韩湘子，为了让叔父少受点罪，命令清风、明月两仙童化作樵夫和渔夫来帮韩愈。樵夫先用雪捏了一匹白马，韩愈不敢骑；渔夫又用雪捏了一艘小艇，韩愈又不敢上船。韩湘子只好派了一只老虎，将两个仆人衔到千里外的潮州，自己亲自护送叔父到潮。

“蓝关雪”的名字，用了韩愈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诗里面的名句：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。”在潮州传说中，韩湘子还在潮州修筑了著名的湘子桥，为叔

父挣了很大的脸面。八仙之中，除了增城本土的何仙姑，大概就数韩湘子最为广东人熟悉。然而广东人少过蓝关，竟然没用这个雅致的名称，更少人知道这花和韩愈的故事，真是可惜。

## 玲珑淡妆

扶桑在古人诗词中，有个更雅的别名叫佛桑，“佛”字应该是“扶”字的讹音，然而沾上了菩提的灵气，倒很符合国人的审美趣味。唐代段成式《酉阳杂俎续集·支植上》：

闽中多佛桑树。树枝叶如桑，唯条上勾。花房如桐，花含长一寸余，似重台状。花亦有浅红者。

说明佛桑主要种植在福建和广东一带，但佛桑不是“树”而是灌木。除却红色是最常见的品种而外，白色最为稀有。

白色佛桑我没有在广州见过，香港的公园里倒种有几株，白得刺眼，然略见些单薄，白佛桑似乎只有单瓣一种，几片白色飘在浓绿之中，在花圃中便显得格外醒目。白桑在清代也很名贵，是广州特色花卉之一。黎简《五百四峰堂集》中，题咏佛桑的诗有三首，说的都是白佛桑，《见佛桑花感咏》首句就说“佛桑汝亦雪为球，天末看渠及广州”。初次看到这首诗是他手书的一幅中堂，当时我很纳闷，佛桑怎么是“雪为球”呢，那年我还没见过白色的品种。

黎简关于白佛桑的三首诗，文字中都是淡淡的乡愁，而且所用的譬喻都新奇俏丽。《佛桑》里的“黯淡昼光深有月，清冷吟思白宜秋”，写月下花的白色很清冷。《病起见佛桑花，是药烟阁所分种》里的一联“昨宵圆月玲珑玉，小病离魂黯淡妆”，同样是“黯淡”两字，放在这里显得更惹人怜爱。黎简善感也善病，所以书斋也叫“药烟阁”，几乎让后代的学者们疑心他是靠抽鸦片去止疼。从这诗里我们也可以知道，诗人顺德故里的书房边就种有这种娇小白花，无怪乎在广州看到雪样的花球，他会撩动乡思。

在清代画家笔下，岭南的佛桑更多描画的是紫色的一种，这品种很像同科的植物锦葵，花瓣有似芙蓉，但颜色

是淡淡的紫，高贵中带些飘逸。几年前在拍场上买到一幅居廉所画的佛桑，那一枝垂下的紫玉，充满水灵灵的质感，花苞用了居氏兄弟特别惯用的“撞粉”画法，浓绿中带点翡翠样的石绿，与叶子的深色形成对比，两只轻飞的蛱蝶倒像是黎简诗里面的小病离魂了。居氏题款上说：“秋日过椒翁添茅小屋，坐佛桑花下小回廊，时晚雨初霁，皓月欲升，栏外绿荫，摇弄花影，写此遣兴，正自欣然也。”

椒翁是居巢居廉兄弟的好朋友杨永衍，他所筑的“添茅小屋”，在今日广州河南医院附近，与二居兄弟所住隔山乡非常近。添茅小屋其实并不小，是一个幽雅的园林所在，杨椒翁本人乃至子孙辈都很风雅，经常招呼诗画友朋来园中游玩，坐上常客除了二居昆仲，还有陈澧、潘飞声等雅士。潘飞声是河南大家族潘家的后人，其先祖就是经营同文行起家的潘启，十三行总商。潘飞声年少有才，却不喜欢经营家族生意，独爱和一帮诗画琴友盘桓。这段优美的题跋文字，多正经潘郎润色。原来居廉虽然是一代宗师，却不善辞令，晚年所有题画文字，悉出自潘郎捉刀。

佛桑花最早的出处，是《诗经·郑风·有女同车》里的“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”，意思是有女郎和我一部马车，她

的美貌犹如盛开的佛桑。据说晋以前的佛桑大都是红色的，不过我宁可想象诗人所写是珍罕的白色：美人的淡妆可不该是大红。

## 天下至艳

七月流火，在书房中，供养一瓶姜花，或者是一盆茉莉，晚风渐起，一室静静的香气，便足驱散俗气与暑氛，觉得离开了尘嚣一般。每年夏日，所费的买花钱不多，感觉便很写意。然而我所不曾享用过的清芬，是素馨的滋味。

倘有一种奇花，曾经在一个城市中为万人所钟爱，然而却又奇迹般地消失，也许在吾国的花史上，亦难得有这种稀奇事，素馨就是这样一种花。它本名“悉耶茗”，木樨科的灌木，原产于印度，天竺国的人们喜欢将其插于云鬓中，摇曳生香，传来广东大概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事情，据说在陆贾来南粤的时候就已经见到越人种植这种香花。

素馨的花型洁白，五瓣，叶型略似广州人熟悉的九里